

老武汉

永远的浪漫

池莉著文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
武汉市档案馆供稿



老城市

老武汉

怀旧与记忆



著 文 池 莉
图片供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
武汉市档案馆
图片编文 池 莉
杜 辛
版式设计 刘重光
张书斌
责任校对 赵 菁
责任监印 张在健

出版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
(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)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制 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 × 1230mm 大32开 印张7.5
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4-0962-4/J·963
印 数 1-20000册
定 价 23.00 元 (平装)

本书图片均由提供者授权使用,如有署名遗漏请与出版社或供稿者联系。
未经许可,不得将此书翻印或改版成(包括电子出版物在内的)任何出版物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武汉：永远的浪漫 / 池莉著。—南京：江苏美术出版社，1999.9

(老城市系列丛书)

ISBN 7-5344-0962-4

I . 老… II . 池… III . 地方史 - 武汉 - 摄影集 IV . K296.31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1216 号

主 编	朱成梁
副 主 编	何兆兴 郭必强 陈建宁
选题策划	叶兆言 何兆兴 顾华明
编 委	速 加 杜 辛 顾华明 速 加 杜 辛 胥兆梅 王培智
特邀编辑	王未未
装帧设计	顾华明
责任编辑	杜 辛

永远的浪漫

(自序)

首先，让我们走得远远的。远远地，再回头，看一看，甚至都不用想，那千百年前的太阳，便又一次地升上了我们的天空。这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，通过阅读，我们可以拥有几辈子。尤其像这本书，如此直观和真切，具有高度的触摸感和细腻的体味性，完全可以使阅读者就像活了一百岁乃至更高寿。

不知天远就不知地阔。不知山高就不知水低。不知他人的伟大就不知自己的渺小。不知社会历史的漫长就不知个体生命的短暂。这样的一些感受，不是我的独创，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对前人经验的再一次的领教。无数的前贤曾无数次地表达他们的生命体会，以期后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。毕竟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后人

往往更多地对他们进行着单纯的艺术欣赏，或者把他们当作文艺理论和文学历史来研究。近代以来，中国人做学问，抽象成癖，高谈阔论，更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响亮，很难于细微之处见精神。好管他人瓦上霜，不扫自家门前雪。使我们这些后来者，一出门便滑倒，与先哲前贤山高水远难得见面。朦胧的道理是知道的，精致的纹理是模糊的。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惨重的人生代价，一天一天地过，一点一点地体验和辨析，逐渐逐渐才懂得一些事理。然而，年纪也就一年一年地大了起来。等到老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真是亏得慌！所以，趁我们还活着，那就活得更明白一点，更透彻一点，更纯粹一点，更轻松一点，更自然一点，更良善一点，更个性一点，更享受一点。

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我至少阅读了二十多本历史著作，翻阅了数不清的文史资料，端详了上千幅的老照片，前后几易其稿。我必须加倍认真。老武汉太值得写了！解放以后的事情咱们暂且不说。从一九四九年往前推，中国的整个一部近代史，哪一个城市还比武汉市更风头更火热？哪一个城市比武汉更改革更开放，更革命更豪侠？又有哪一个城市的故事还比武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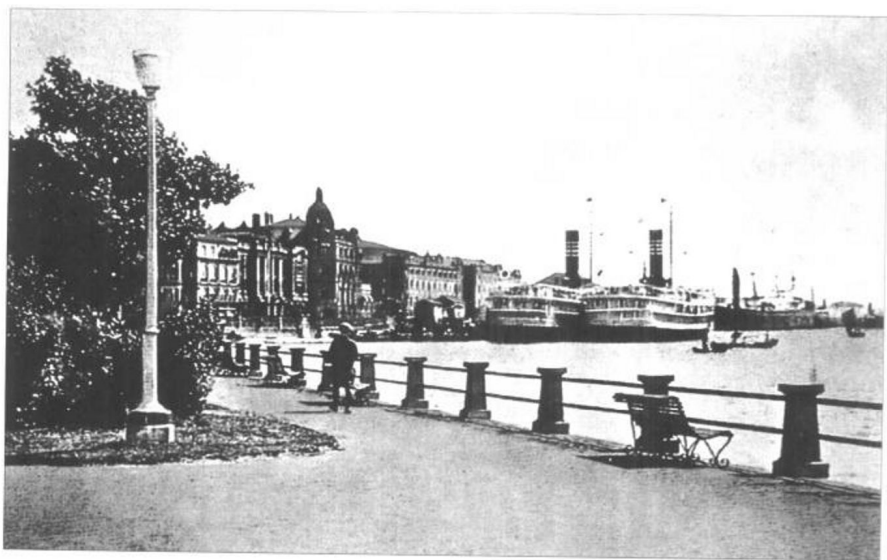
市更惊险更有趣，更浪漫更跌宕？可以斗胆说一句，如果没有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，那场冲动莽撞而又惊世骇俗的武昌起义，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历史肯定就要改写了。中国男人们的辫子大约就会多拖几天了，女人们的小脚也会晚放几日了。

老照片一类的书，近年开始流行。但是，有的有照片没有评说的文字。有的有冗长的史料性的介绍，照片却又稀少和模糊。有的照片清晰文字也不错，遗憾的是东鳞西爪，不成系统。这本书就比较全面了，它会漂亮会好看。值得摆放在自家的书柜里，让子孙后代翻翻自己老祖宗的老谱。你还可以看看一个作家而不是史学家，对这些祖宗老谱恣意的评价和议论。你更可以与这些评价和议论争论一番——由此获得快感与知识，两全其美，岂不快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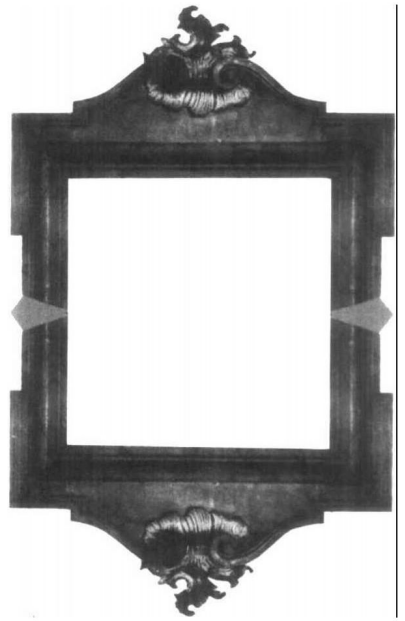
池 莉

一九九九年八月于武汉









目 录

永远的浪漫(自序) 池莉



一、一片砖片瓦都是诗 (001)

二、江湖肝胆游侠心肠 (013)

三、一颗罌粟砸开自家大门 (025)

四、百年以前的特区 (041)

五、天生了一段反骨 (055)

六、清朝终结者 (061)



七、绝对的辉煌 (071)

八、大武汉大在哪里 (087)

九、是英雄尽管上台来 (101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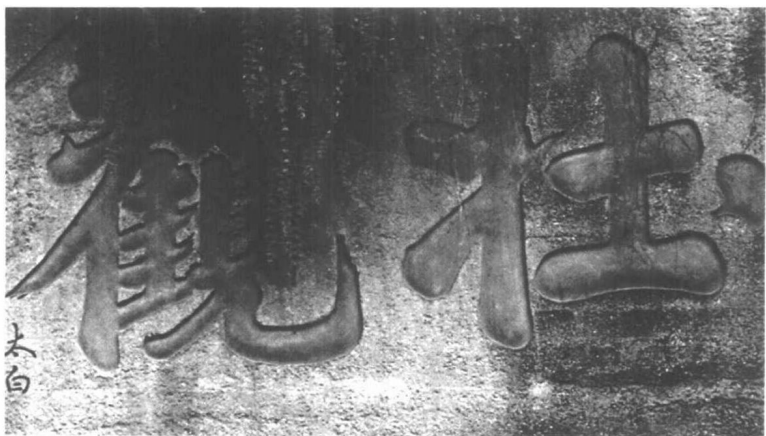
黄鹤楼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皆有。这是清代黄鹤楼，它被大火毁于一八八四年。

一、片砖片瓦都是诗

武汉这个城市提不得！一提起来话就长了。现在我们要说的是老武汉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武汉。要问一声，老武汉，你从哪里来？如果这个城市有灵，恐怕江河也要呜咽了。这呜咽不仅仅是悲伤，更有苍凉长叹，更有奔放呼啸，更有低斟浅唱，更有慷慨高歌，更有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复杂情怀。

楚地著名的唐朝诗人孟浩然有这么一首诗，写道：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白发催人老，青阳逼岁除。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。

我们孟夫子虽然身在偏远的楚地，才气却是天下闻名。连李白都有诗写道我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同样是著名诗人的王维由于欣赏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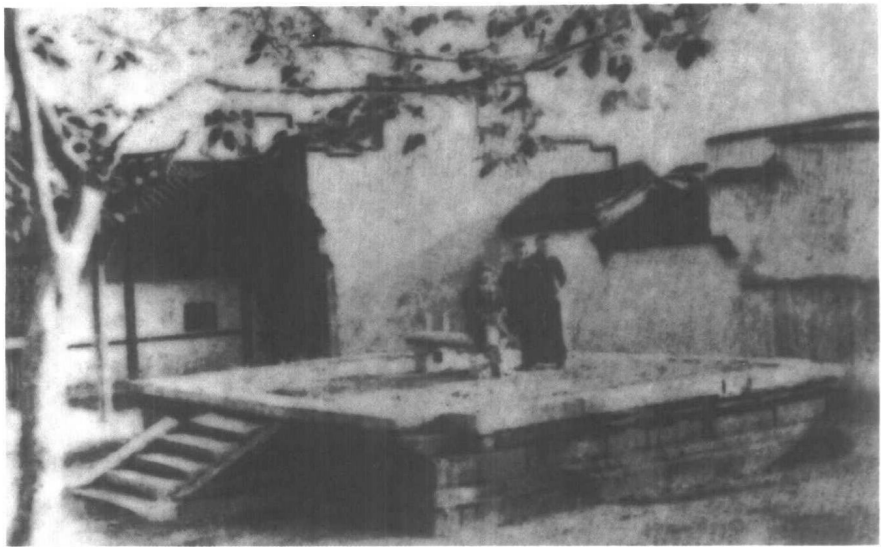
传为唐代李白在黄鹤楼观景后的题词。



汉阳晴川阁,始建于明嘉靖年间,后屡毁屡建,此座毁于一九三四年的一场飓风。

钦佩孟浩然的诗才，力邀孟浩然到京城长安，处心积虑地让他展示才华，希望这位才子能够得到皇上的重视。古往今来，谁不以获得当政者的赏识和重用为个人的最高价值呢？而我们这位孟夫子，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好不容易得这么一个机会来到长安。但他好像是借机旅游来了，依然闲云野鹤，桀骜不驯，死活不肯屈尊媚上。就在唐玄宗亲驾聆听他吟诗的时候，孟浩然居然毫不客气地吟诵了这首《岁暮归南山》。这首诗是那么强烈地表达了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。其中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一句几乎是直接讥诮唐玄宗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唐玄宗当场被激怒，孟浩然随即便被放归了楚地。

如果说一个孟浩然还不算有代表性，那么再往前有屈原。屈原的故事家喻户晓，显然也是一个恃才自傲，宁死不屈的诗人。再往后有田园诗人皮日休。当年皮日休与陆龟蒙被世人并称为“皮陆”。但是人家陆龟蒙长期隐居在江苏吴县一个风光秀丽的水乡小镇甫里，潜心莳花养鹅，写文章烧小菜，出落得能够做一手味美绝伦的红烧蹄膀。后来成了一道江苏名菜。而我们楚地的皮先生，他却参加了黄巢的农民起义，替自立为王的农民起义军写一些诏书文告之类的东西，最后不得善终。再往后还有北宋的书画家米芾，那是有名的“米颠”。他为文为画奇险洒脱，



蔑视陈规，还好奇装异服。再往后还有晚明的“三袁”。这三兄弟自命风雅，崇尚性灵，居然敢于对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的文学主流公然不屑。还须一提的是早在春秋时期的琴人俞伯牙。俞伯牙的琴艺已经进入化境。正所谓伯牙鼓琴，而六马仰秣。可他自己却认为偶尔在江边遭遇的樵夫钟子期是他唯一的知己。子期去世，伯牙毅然决然将琴摔碎，从此不再抚琴。为的就是一种感悟：相识满天下，知音能几人？

就是这样的一批诗人雅士，他们在黄鹤楼上宴请朋友，把酒望长江，高谈且阔论，挥毫作诗词。他们在龟蛇二山之间的江面上停泊，坐小

二十年代的古琴台遗址。传说，俞伯牙在龟山脚下泊舟抚琴，一曲《高山流水》与砍柴樵夫钟子期结为知音。孰料次年，子期亡故，伯牙悲绝而摔琴。这种浪漫情怀的故事是千百年来古琴台吸引无数游人的根本原因。